

## 文苑心语

## 在心里种一个春天

文/风凝

时令更迭的界限,往往不那么分明。常常是冬寒还未散尽,春暖便已潜入人间。

不知从哪一刻起,冷硬的大地日渐松软,冰冻的河面渐渐恢复往日流动的模样。用不了多久,草木萌动、候鸟北归,天地间又会是一派蓬勃的春日盛景。

田埂上,油菜花会开。那满目金黄,随风摇曳,明艳动人。小巧的花瓣簇拥着娇俏的花蕊,承接蜜蜂的忙碌,蝴蝶的小憩。田埂尽头,清溪潺潺,波光粼粼。溪水中,鱼、虾、蝌蚪,还有幽碧的水草与浮萍,都感知到春水回暖,游弋的游弋,摇摆的摇摆,自带山野灵气。溪岸边,桃会红,柳会绿。几棵桃树,酝酿蓓蕾,待到一朝一日花开满枝;几棵垂柳,萌发新枝,筹划着如何疯长新叶,肆意飞絮。山水之间,处处蒸腾着蓬勃的生命气息。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故事,每一株草都有自己的活法,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。

在山村,农人应时而作,已然是生活常态。曾经,山村的耕种方式简单又传统。送粪的车,是慢悠悠的牛车、马车、驴车,它们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“咯吱咯吱”响着,留下深深浅浅的辙印。到了地头,牛、马、驴被农人卸下车身,换上另一套装备,犁地、耙地、打碾子,也是那么不紧不慢。

而今的农村,真的同幼时所见大不相同。一辆辆三轮柴油车在水泥路上风驰电掣,轰鸣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。车上拉着个光听名字就很接地气的农具——“气死驴”。它的出现,改变了传统的耕种方式。“气死驴”所到之处,一个个整齐的坑洞出现,肥料均匀地撒在里面,种子也被准确无误地点下去。农人们只需跟在后面,检查是否有遗漏即可。

在城市的某些角落,幸运地拥有小院的人们也开始了春耕。植果树,栽花草,种蔬菜,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。对于那些没有小院的人来说,阳台便是他们与自然亲近的窗口。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,哪怕只是一个奶箱、一个鞋盒、一个塑料桶,都可焕发新的生机。春天的阳台,是一个充满创意与惊喜的世界。主人在容器底部戳上几个小孔,作为通气、排水之用,套上超市的大购物袋,就可以填土、浇水、播种啦。种着生菜、香菜、小葱、水萝卜的阳台,日日都有新模样。

与种花相比,种菜既赏心悦目,又可饱口福。就说种生菜吧,一粒粒干瘪的种子,状如孜然,色泽暗淡。令人惊喜的是,种子播下不过三天,便已发芽。晨曦中,幼苗睁开惺忪睡眼,舒展柔嫩的腰肢。初生的叶片近椭圆形,对生,颜色是那种嫩嫩的、不忍触碰的绿,却撒着欢儿地生长,从零零星星到密密匝匝,争着、抢着,伸手触碰阳光。叶子也由原来对生的椭圆,一点点发生改变,从中间抽出新的叶子,像一片羽毛,又如舞女长裙的拖尾,不过,一如既往的嫩,一如既往的绿,长势喜人。

总觉得,真正的春天,是种在心里的。在心里种一个春天,就是在心里种下田园的宁静、山水的灵秀、草木的生机。即便生活中遇风遇雨,也能在心中的春天里觅得一份温暖。

## 小说品读

## 结拜

文/李元岁

还是在穿开裆裤、辫梢上扎红头绳的时候,我母亲跟她母亲说:“要不咱两家结了干亲吧?”她母亲说:“结就结了呗!”于是,我和改改就结了拜,我有了改改这个干妹妹,改改有了我这个干姐姐,两位母亲各自有了个干女儿。

当初并不懂得结拜的真正意思,只知道结拜就是“相好”。没结拜之前就挺相好的,结了拜那就更相好了。

结拜前,互称名字;结拜后,我称她妹,她称我姐,或互称结拜。

结拜时举行了仪式:头一天在她家吃了糕,大人们还喝了酒,我改口称改改爸妈为干爸干妈。第二天在我家,跟头一天一样,也吃了糕,喝了酒,改改改口称我爸妈为干爸干妈。之后,在过节、过年时就互相请客。八月十五送月饼,平素做顿可口的,站在屋檐下隔墙喊:“她干妈……”

开裆裤的裆被缝上后,我和改改便一同坐我们山沟沟里学校的土坯凳子,一坐就是六年。后来,又一起到十五里外的山前坐木头凳子。除了星期日外,每早天还黑着的时候,就听改改在门口喊:“结拜——走哇!”于是我就背上双带儿的布书包,跟山后的太阳一道往山外走。又走了五年!

这时候,我们将红头绳换成了橡皮筋儿——我们长大了!

后来,就又回到了十五里内的山沟沟里,也叫返乡。返乡后的第二年我又往山沟沟深处走了十五里,在那儿,找了份民办老师的工作,又找了婆家,有了自己的归宿。那天很热闹,吃了糕,戴了花,放了炮,骑了驴……改改送我一对枕套,她亲手绣的,上面有两对鸳鸯,还有八个绣花字:天长地久,友谊长存!

在我教孩子们 a、o、e 的日子里,改改挨过干爸几次鞋底子揍。挨了揍的改改就跑来我这儿住几天,她一边抽泣一边说:“死也不听干爸的!”

那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日子。改改突然来了,还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:她被省大学中文系录取了!那一夜,我俩笑了哭,哭了笑,一夜没合眼。临走,改改给我留下一个塑料皮笔记本,第一页上写着:愿天长地久,友谊长存……

离开山沟沟那天,干爸、干妈和我把改改送至山沟沟外,直到她第三次向我们摆手,我们才转回身。那天,我流了好多泪……

这一走就是12年!

12年来,我没有见过改改的面,仅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。是她入学后的第七天写来的。信中,回忆了结拜的日子,谈了学

校的情况……最后,又写着:愿天长地久,友谊长存……

倒是我经常在梦里见到改改。

又一次在梦中见到改改,醒后,我便写信。从5点写到7点……不知怎么的,我哭了。泪水落在了信封上,落在了“刘改改收”的那个位置上;墨迹洇开了,我用衣袖轻轻地擦了上去……

邮递员没有同情我的眼泪——走了一个半月的信被退了回来,条子上写着“查无此人”。明明听说是在教育局工作嘛,怎么会查无此人呢?我茫然!

再次给改改写信,是因为我又在梦里见到了她,还因为听说有一批民办教师转正的指标……结果,仍是“查无此人”。

改改难道就这么失联了吗?

正月初八。领着扎橡皮筋儿小辫的女儿来到娘家院门口时,见干爸门口停着一辆我叫不上名字的汽车,周围站着好一些人。一个穿红色大衣、戴墨镜的女人和一个扎蝴蝶结的小姑娘向周围的人摆了一阵子手,而后钻进了汽车。汽车响了几声喇叭,冒出一股青烟,卷起一片尘土,开走了。

后来才知道,那穿红大衣、戴墨镜的就是我12年没有见面的结拜,“蝴蝶结”是她的女儿;才知道,她早已把“改改”改成“倩”了……

回到山沟沟,我看着笔记本与枕套上的“天长地久、友谊长存”八个字发呆。

三年后,我终于和我的结拜见面了。那是在县人代会上。那天夜间,她突然敲开了我住的房间门,唤我一声:“干姐。”我愣住了!而后,我俩就拥抱在了一起……拉了大半夜的话。

她已被列为副县长候选人。投票选举那日,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刘倩的名字上方郑重地画了一个“○”……宣布刘倩高票当选时,我巴掌拍得山响,都拍红了!

又是三年后,我退休了。倾其所有,又在女儿女婿的帮衬下,在县城购得一套百余平方米的楼房,从山沟沟里搬了出去,成为城里人了。

干妹晚我一年退休。此时,我们已相互加了微信。没事儿时经常闲聊,或一个电话打来打去;邀约出去逛街,一逛就是大半天。有时,两家人——包括女儿、女婿、外孙——一起去饭馆吃一顿,十口人正好一桌,享受晚年生活,其乐融融……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